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 暗黑故事

(美) 爱伦·坡 著 鹤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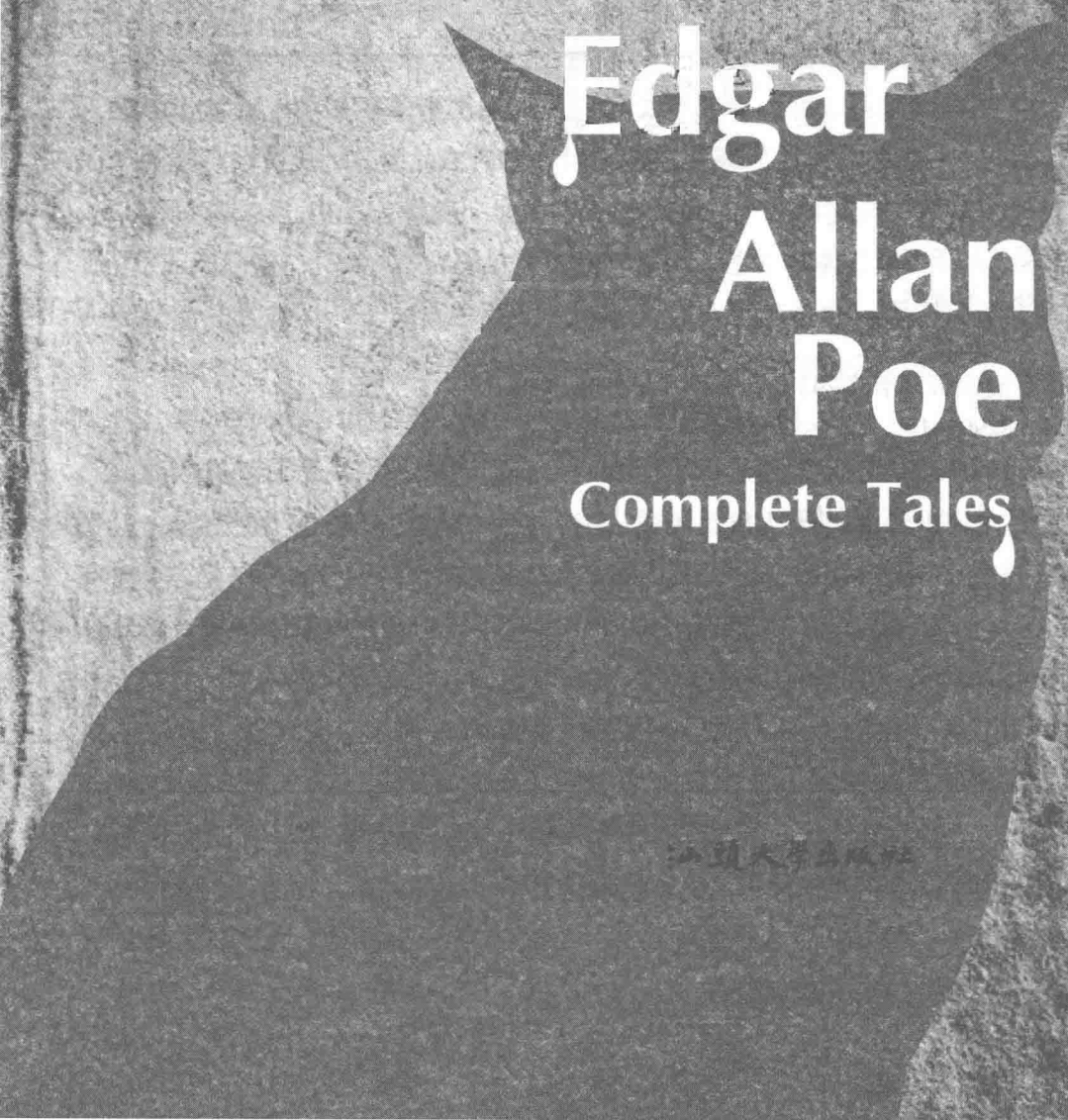
鬼才作家的心血结晶 恐怖美学的空前体验

如《乌鸦》般神秘，似《黑猫》般诡异
想象文学的电光，灿烂炫目的“恶之花”
侦探推理、恐怖悬疑及科幻小说的滥觞

汕頭大學出版社

爱伦·坡 暗黑故事

(美) 爱伦·坡 著
鹤泉 译



Edgar
Allan
Poe
Complete Tales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暗黑故事 / (美) 坡著; 鹤泉译.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658-2463-0

I. ①爱… II. ①坡… ②鹤…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5747 号

爱伦·坡暗黑故事

AILUNPOANHEIGUSHI

作 者: (美) 爱伦·坡

译 者: 鹤 泉

责任编辑: 汪艳蕾

责任技编: 黄东生

装帧设计: 松雪图文 王 进

印刷监制: 高 峰 苏画眉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三河市德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ISBN 978-7-5658-2463-0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政编码/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是天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而以侦探、惊悚、悬疑小说尤为著名,是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恐怖小说大师。他是一个永远沉迷于思维和幻想的作家,喜欢描写荒凉的虚幻的世界,善于挖掘人类意识深处最幽暗隐秘的领域。他凭借广博的知识、卓越的想象力、冷静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底,在梦幻与现实、理性与迷狂的两极间游刃有余,其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替代的。

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出生在波士顿一个巡回演员的家庭里,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后由约翰与弗朗西丝·爱伦夫妇抚养长大,更名埃德加·爱伦·坡。早年,爱伦·坡一度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于1830年5月进入西点军校,因不满军校的压抑生活,经常刻意违反校规,在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开除,此后开始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并以独特的风格跻身小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行列。

或许是继承了家庭的戏剧天分,加之幼年培养起来的不安全感与叛逆性格,使得爱伦·坡在文学上拥有独特的气质。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他终生只以写作为生,但长期处于困顿之中。1847年,爱妻弗吉尼亚死于肺结核,爱伦·坡备受打击,自此堕入酗酒与精神错乱中。两年后的10月7日,爱伦·坡逝世于巴尔的摩,时年40岁。

爱伦·坡一生创作颇丰,代表作品有悬疑小说《黑猫》《丽姬娅》《莫格街凶杀案》《泄密的心脏》《金甲虫》《威廉之死》《玛丽·罗杰疑案》《厄榭府的倒塌》,长篇小说《阿·戈·皮姆历险记》,诗歌《乌鸦》《致安娜贝尔李》,文学理论著作《写作的哲学》《诗歌原理》等。

爱伦·坡死后,他的名誉长期受到诽谤攻击,但他的作品却泽被后世,流传各国,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不少作家和诗人都对爱伦·坡十分推崇,其中著

名的有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法国象征主义顶峰时代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以及素有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江户川乱步等。20世纪极负盛名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与蒂姆·伯顿也都是爱伦·坡的忠实拥趸。

爱伦·坡对儒勒·凡尔纳的影响是具有持久力的，从1864年的《地心游记》、1881年的《大木筏》到1897年的《冰岛怪兽》，凡尔纳的不少作品都有着浓重的爱伦·坡的影响印记，甚至在“登月三部曲”中把大炮俱乐部的总部设在了美国的巴尔的摩，算是以此向爱伦·坡致敬吧。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则曾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出版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并称其是自己“文学创作的老师”“困苦一生的知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伦·坡的悬疑小说以其离奇神秘、惊悚阴郁和推理严谨的风格吸引了大批读者，在世界文坛经久不衰。他在《莫格街凶杀案》等三篇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业余侦探迪潘的形象，他是作者自我理想的化身，所以被塑造成具有超人智力、观察入微、料事如神的神探。为了衬托他的了不起，又借一个对他无限钦佩、相形见绌的朋友来叙述他的事迹，此外还加上一个头脑愚钝、动机虽好而屡犯错误的警探作为对比。主人公在破案过程中采用逻辑严谨的心理分析法等，有条不紊地迫使罪犯一步步就范归案，最终再由主人公洋洋自得、滔滔不绝地解释其全过程。

爱伦·坡这种独创的写作手法，使得后世的侦探小说家绝少能脱其窠臼。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都因袭了爱伦·坡的这种写法。正是基于此，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埃德加·爱伦·坡奖于1946年诞生了，它是为全世界优秀侦探小说家创设的最具权威的奖项，每年4月由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颁发，全世界的侦探小说作家们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

为了让爱伦·坡的文学爱好者和喜好惊悚推理小说的读者能够读到更多的作品，我们特别编译了这本《爱伦·坡暗黑故事》，在这里，暗黑几乎是所有作品的基调，但又风格各异，相信读者一定会对其爱不释手。

“我曾经有过一个梦，在梦中我看见了一艘船在海上，在午夜，在一场雨雪交加的风暴中……船帆撕裂，桅杆折断，不受控制地在凶猛的巨浪中颠簸着。甲板上是一个纤细、模糊、美丽的身影，一个朦胧的男人，显然他在享受着这所有的恐惧、昏暗和动乱，他同时是这一切的核心和牺牲者。这可怕的梦中人可能就代表着爱伦·坡——他的精神、他的命运、他的诗歌和他的故事，其本身就是可怕的梦……”

惠特曼的这段评论也许能引领读者更好地体味本书，体味谜一般的爱伦·坡。



黑 猫.....	1
陷坑与钟摆.....	7
红死病的假面具.....	16
椭圆形画像.....	20
丽姬娅.....	23
莫蕾拉.....	33
贝蕾妮丝.....	37
埃莱奥诺拉.....	41
长方形盒子.....	45
凹凸山的传说.....	52
厄榭府的倒塌.....	59
一桶白葡萄酒.....	70
瓶中手稿.....	75
活 葬.....	81
人群中人.....	88
莫格街凶杀案.....	94
玛丽·罗杰疑案.....	108
被窃的信.....	125
金甲虫.....	133
你就是杀人凶手.....	155
天 蛾.....	160

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	163
困 境·····	169
捧为名流·····	174
雨 雨 ·····	179
一个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	189
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	194
死 荫·····	200
威廉之死·····	202
与木乃伊对话·····	212
用 X 代替 O 的时候 ·····	220
瓦尔德玛之病例真相·····	224
柏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228
气球骗局·····	240
莫斯科旋涡沉浮记·····	248
梅岑格斯泰男爵·····	255
瘟疫王战记·····	259
羊皮纸上的遗嘱·····	266
钟楼魔鬼·····	272
黎明之约·····	277
跳 蛙·····	282
泄密的心脏·····	287
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291
生意人·····	304
阿恩海姆乐园·····	310
眼 镜·····	320
阿·戈·皮姆历险记·····	336



黑 猫

明天我就死到临头了，所以，我要趁今天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卸下我灵魂的重负。下面我要为你讲的这个故事极其平凡，又极其荒唐。我并不奢望你能相信，因为我虽亲身经历此事，却也都不相信它，又怎么能指望别人相信呢？一定会有人以为我是疯了，可事实上我没有发疯，而且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这些事听起来就像一些家常琐事。但由于这些事的缘故，我一直饱尝惊慌，受尽折磨，终至毁了自己。但是我并不试图多做解释。这些事对我而言，只有恐怖，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无非是奇谈，并不那么恐怖。或许，将来一些有识之士会把这种无稽之谈看作寻常小事，他们的头脑比我更加冷静，更加明察秋毫，不像我这样遇事慌张。在这些人心里，也许我这样诚惶诚恐、满怀敬畏的叙述，只不过是一连串有其因必有其果的普通事罢了。

我从小就心地善良、性情温顺而闻名。我心肠软得出奇，一度成为伙伴的笑柄。我特别喜欢动物，父母对此也百般纵容，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我大部分时间都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比我喂食和抚摸它们更使人感到高兴的了。这种癖好与日俱增，并随着我的成长逐渐形成，直到我成人，它成了我获取快乐的一个主要来源。

我很早就结了婚。幸运的是妻子跟我性情相似，她看到我偏爱饲养宠物，便从不会放过任何能物色到中意的宠物的机会。我们养了小鸟、金鱼、良种狗、小兔子，一只小猴和一只猫。

那只猫个头大得惊人，浑身乌黑，模样可爱，而且特别有灵性。在谈到它的灵性时，我那生来就迷信的妻子，往往就要扯上古老传说，认为凡是黑猫都是女巫的化身。我倒不是说我妻子对这点极为认真——我之所以提到此事，只是刚好想到而已。

这只猫的名字叫普路托，原是我心爱的宠物和玩伴。我亲自喂养它，而它不论在屋内还是屋外，都和我如影随形，即便我上街都很难甩开它。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维持了好几年。在此期间，让我羞于承认的是，由于嗜酒成癖，我的脾气秉性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一天比一天喜怒无常、烦躁不安，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我居然容许自己辱骂妻子。后来，甚至还对她拳打脚踢。当然，那些我饲养的小动物们也感到了我性情的变化。我不仅不照顾它们，反而虐待它们。那些兔子、那只小猴，甚至那只狗，不管它们是碰巧经过我跟前，还是有意来和我亲热，我总是肆无忌惮地虐待它们。只有对待普路托，我还有所怜惜，仍然对它保持足够的关心，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不像对其他动物那样去对待它。不料我的病情日益严重——世上哪种病能比得上酗酒！到后来，甚至由于衰老而变得有几分暴躁的普路托也开始尝到我坏脾气的滋味。

一天晚上，我在城里一个常去的酒吧喝得酩酊大醉而归，我觉得普路托在故意躲我。我一把抓住它，它被我的暴虐所惊吓，不由得在我手上轻轻咬了一口，留下牙印。我顿时像恶魔附身，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原来那个善良的灵魂似乎一下子飞出了我的躯壳，我酒性大发，变得凶神恶煞，浑身不知哪来的一股狠劲。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一手将其打开，攥住那可怜畜生的喉咙，居心不良地剜掉了它的一只眼睛！在我写下这幕该死的暴行之时，我不禁面红耳赤，周身发热，浑身发抖。

睡了一夜，宿醉方醒。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神智恢复过来了，我心中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产生了一种又恐惧又悔恨的情感。但这至多不过是一种淡薄而模糊的感觉而已。我的灵魂依然无动于衷。我又开始纵饮无度，一旦沉湎醉乡，便用酒精淹没了我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记忆。

与此同时，普路托的伤势也渐渐好转。它被剜掉了眼珠的那只眼窝十分可怕，但它看上去已不再感到疼痛。它照常在屋里走动，只是一见我走近，就如所能预料的一样，吓得拼命逃窜。我当时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因此，看见曾经那么热爱我的生灵竟这样嫌弃我，不免感到伤心，但是这种伤感很快就被恼怒所取代。到后来，那股邪念又上升了，仿佛正是这股邪念，最终导致我不可改变的灭亡。关于这种邪念，哲学尚未论及。然而，就像我相信自己的灵魂存在，我也相信这种邪念是人类心灵原始冲动的一种，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原始功能，或者说是情绪，人类性格就由它来决定。谁不曾在无意中多次干下坏事或蠢事呢？而且这样干时无缘无故，心里明知干不得而偏要干。哪怕我们明知这样干违背法律，我们不是还会无视自己看到的后果，有股拼命想去以身试法的邪念吗？唉，就像我刚才所说，就是这股邪念导致了我最后的毁灭。正是出于内心这股深奥难测的想自寻烦恼的欲望——想违背其本性的欲望，想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驱使我那只无辜的生灵继续下起毒手来，最后害它送了命。一天早晨，我并非冲动地把一根套索套上了它的脖子，并把它吊在树枝上。我眼里噙着泪水，吊死了它，我的心里充满了痛苦的内疚。我明知道这猫曾经爱过我，而且它并没有冒犯过我。我知道这样干是在犯罪，

犯下甚至会使我不死的灵魂来生转世于猫的滔天大罪（如若有此可能），一种甚至连慈悲为怀、可敬可畏的上帝都无法赦免我的罪过。

就在我实施暴行的当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救火的喊叫声惊醒。床上的帐幔已经着了火。整栋屋子正在燃烧。我们夫妇和一个佣人好不容易才在这场火灾中死里逃生。那场火灾烧得非常彻底，我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灰烬，从此以后，我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我并没脆弱到要在自己所犯的罪孽和这场火灾之间找出一种因果关系。不过我要把事实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一说，并希望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可能漏掉的环节。火灾的次日，我去凭吊那堆废墟。四壁崩塌，唯有一道墙还立在残砖断瓦中。那是一堵不太厚的隔墙，它正巧处在屋子中间，我的床头就靠在这堵墙上。墙上的灰泥大大阻隔了烈火对墙的摧毁——我把这件事看成是新近粉刷的缘故。那堵墙跟前聚集了一大堆人，其中许多人正在非常仔细和专心地查看墙上的某个部分，似乎急欲要发现点什么秘密。只听得大家连声喊着“奇怪”，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由感到好奇。我走近一看，只见白壁上好像有一副浅浅的浮雕——形状是只硕大的猫。这猫被刻得惟妙惟肖，一丝不差，猫脖子上还有一根索套。

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浮雕之时——因为我还不至于把它视为乌有——我不由惊恐万分。但是回忆又终于让我舒了一口气。我记得，那猫是吊在离房屋很近的花园里的。发现起火以后，花园里立刻就挤满了人，肯定是有人把猫从树上放下来，再从一扇开着的窗户把猫扔进我的卧室。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唤醒我。其他几堵墙倒下来，正巧把我残害而送命的猫压在新刷的泥灰壁上，石灰加上烈火和尸骸发出的氨气相互作用，墙上的浮雕也就赫然在目了。

对于刚刚细细道来的这一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就算良心上不能自圆其说，倒也合情合理，但是在我心灵中，它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摆脱不了那猫幻象的纠缠。在此期间，我心里又滋生了一种像是悔恨又不是悔恨的混杂的感情。我甚至开始后悔害死这只猫，于是我在经常混迹的下等场所中，到处物色一只外貌多少与它相似的黑猫，以填补它原来的位置。

一天晚上，我醉醺醺地坐在一个声名狼藉的下等酒馆里，忽然间我的视线被一只盛放杜松子酒或朗姆酒的大酒桶所吸引。除了那只桶，屋里的家具寥寥无几，桶上有团黑糊糊的东西。我刚才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酒桶已经有好几分钟，奇怪的是，刚才竟然没有发现上面有个东西。我走到酒桶跟前，伸手摸了摸那东西。原来是只黑猫——一只个头很大的猫——足有普路托那么大，除了一处之外，它简直和普路托毫无二致。普路托全身没有一根白毛，而这只猫几乎整个胸部都被一块白斑覆盖了，只是模糊不清而已。

有意思的是，我一摸它，它马上就直起身来，咕噜咕噜直叫，身子还在我手上一遍遍磨蹭，表示我的关注使它很高兴。这猫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我当即向店主要求买下，

谁知店主却说那猫不是他的，而且也从没见到过，所以也没有开价。

我继续抚摸了它一阵，当我准备动身回家时，这猫却流露出要随我而去的意思。我就让它跟着，一面走还一面不时弯下身子去摸摸它。这猫一到我家，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一下子就博得了我妻子的宠爱。

至于我自己，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对这猫厌恶起来。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它对我明显的眷恋反而使我又讨厌又生气。渐渐地，这些情绪竟变成了深恶痛绝。我尽量避开这猫，一种羞愧和有关早先犯下的残暴行为的记忆阻止了我对它的伤害。几个星期以来，我没有动过它一根毫毛，也没有粗暴地虐待它。但是久而久之，我渐渐地对这只猫丑陋的模样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我就像躲避瘟疫一样，悄悄地对它避而远之。

毫无疑问，使我更加痛恨这畜生的原因在于，我把它领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看到它竟同普路托一样也被剜掉了一个眼珠。可是，我妻子见此情形，反而格外喜欢它了。我说过，我妻子极其慈悲。我原先身上也具有这种出色的美德，它曾使我感到无比纯正的快乐。

尽管我对这只猫日益厌恶，可它对我似乎越来越亲热。它以一种读者也许难以理解的执着跟我寸步不离，只要我一坐下，它就会蹲在我椅子脚边，或是跳到我膝上，百般示好，实在讨厌。我一站起来走路，它就缠在我脚边，几乎将我绊到；再不，就用又长又尖的爪子勾住我衣服，顺势爬到我胸前。每当这时，我都恨不得一拳将它打死。但每次我都忍住没有动手，部分原因是，我总是想起自己早先犯下的罪过，但主要是因为——索性让我承认吧——我是怕极了那家伙。

这种怕倒不是一种对肉体痛苦的惧怕，可要想说清楚也确实为难。我也简直羞于承认——是的，即使如今身在死牢，我也羞于承认，当时那猫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惧，竟然因脑中纯粹幻象的存在而变本加厉。

我妻子不止一次要我留神看它胸前的那片白斑。想必各位还记得，我前面提过，这只猫跟我之前杀掉的那只猫的唯一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片斑记。我已经说过，这片白斑虽大，可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后来，这白斑的轮廓在不知不觉中竟变得明显了，看起来就像一个恐怖东西的幻象——一个绞刑台！啊，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刑具啊！这是恐怖的刑具，正法的刑具！这是叫人受罪的刑具，送人死命的刑具呀！我一提起这东西的名称就不由得浑身发毛。

正因如此，我对这怪物特别厌恶和惧怕，要是我敢，早把它干掉了。

这时，我落到一个要多倒霉有多倒霉的地步，我若无其事地杀死了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生，而它的同类，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生竟给我——一个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带来那么多不堪忍受的恐惧！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再也不得安宁。在白天，这畜生片刻都不让我安生；到了黑夜，我时时刻刻都会从无法形容的噩梦中惊醒。醒来，这东西就往我脸上喷热气。我无力摆脱这一梦魇的具象。这畜生沉甸甸的肉身，一直

压在心头。

在这种痛苦的压迫下，我心里仅剩的一点善性终于丧失了，邪念占据了我的内心。我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充满着极为卑鄙龌龊的邪恶念头，我的脾气自酗酒便喜怒无常，如今发展到痛恨一切事、痛恨一切人的地步。我盲目放任自己，往往动不动就突然发火，管也管不住，我完全没有了判断力。唉，最倒霉的，就属我那默默忍受我的暴虐而毫无怨言的妻子了。

穷困所迫，我们不得不住在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天，为了点家务事，她陪着我到这栋老房子的地窖里去。这猫也尾随我走下那陡峭的阶梯，害得我差点儿摔个倒栽葱。我气得发疯，向它抡起了斧头——盛怒中我忘了自己曾如孩子一般惧怕它——对准这猫一斧砍下去。要是当时真按我的心意砍下去，不用说，这猫当场就完蛋了。谁知，我妻子伸出手来一把拉住了我，我正在气头儿上，被她一拦更加暴跳如雷，于是挣脱她的胳膊，一斧子劈在她的脑壳上，可怜她都没来得及呻吟一声，就当场送了命。

既然干了这天理难容的杀人的勾当，我索性盘算起藏匿尸首的事。我知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要把尸首搬出去，都难免会被左邻右舍撞见。我心里有过许多设想，一会儿想把尸体剁成小块烧掉，来个毁尸灭迹；一会儿，我到院子中的井边去，想把尸体丢进去；我还打算把尸体当作货物装箱，雇个脚夫把它搬出去。最后，我突然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我打定主意把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听说中世纪的僧侣就是这样把殉道者砌进墙里的。

在这个地窖里干这件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墙壁结构很松，新近才用粗灰泥全部刷过，因为地窖里潮湿，灰泥至今还没有变硬，而且有堵墙因为有个假壁炉而凸出一块，已经封死了，做得跟地窖别的一部分一模一样。我不费什么劲就能把这个地方的墙砖挖开，将尸首塞进去，再照旧把墙完全砌上，保证什么人都看不出破绽来。

这个主意果然不错，我轻而易举地就用一根撬棍拆开了那些砖头，接着我又仔仔细细地把尸首贴着里边的夹墙放好，让它撑着不掉下来，然后没费半点事就把墙照原样砌上了。我弄来了石灰、黄沙和其他材料，调配了一种跟旧灰泥分别不出的新灰泥，小心翼翼地把它涂抹在新砌的砖墙上。

这堵墙居然一点都看不出动过土的痕迹，地上的垃圾也仔仔细细地收拾干净了。我得意扬扬地朝四下看看，心中暗暗对自己说：“这下子到底没有白忙啊！”

接下来我就开始寻找给我招来那些灾祸的罪魁祸首，不过我怎么找也没找到，估计是我刚才大发雷霆的时候，那个狡猾的家伙见势不妙就溜了，眼下当着我这股火性，它自然不敢露脸。这只讨厌的畜生终于消失了，我心头压着的大石头也终于放下了。这种愉快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也无法想象。

猫一整夜都没有露面，就这样，自从那猫来到我家以来，我终于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安稳觉。是的，尽管我的灵魂深处背负着杀人的重担，但我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相继过去，这只折磨人的猫还是没有回来，我重新像个自由人那

样呼吸。那只鬼猫吓得从屋里逃走了，一去不回了！眼不见为净，我心中的快乐无以复加！

虽然我犯下滔天大罪，但心里竟没有不安，警察来调查过几次，我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搪塞过去了，他们甚至还来抄过一次家，可查不出半点线索来，我就此认为可以安枕无忧了。

到了我杀妻的第四天，屋里突然又闯进了一帮警察，他们严密地搜查了一番。不过，我认为藏尸的地方那么隐蔽，他们一定找不到，所以一点儿也不慌张。那些警察命令我陪同他们搜查，他们搜查得很仔细，连一个角落也不放过，搜到第三遍、第四遍时，他们终于走下地窖。可我泰然自若，神色从容。

我的心如此平静，抱着胳膊若无其事地在地窖从这头走到那头。警察完全放了心，准备要走。我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为了表达这种得意，也为了让他们加倍相信我是无罪的，我恨不得马上说些什么，哪怕说一句也好。

那些人刚走上梯阶，我终于开了口：“先生们，谢谢你们帮我摆脱了嫌疑，我感激不尽。谨向你们表示感谢，还望多多关照。各位先生，顺便说一句，这屋子结构很牢固。”我一时头脑发昏，随心所欲地信口胡说，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栋屋子可以说结构好得不得了，这几堵墙——几位先生，要走了吗——这几堵墙砌得很牢固。”说到这里，我一时昏了头，故作姿态，竟然随手拿起一根棍子，使劲敲着藏着我妻子遗骸的那堵砖墙。

但愿上帝保佑，救我免遭恶魔的毒手。我敲墙的回响余音未了，就听得墙里发出了声音！断断续续，像个小孩在抽泣，随即一下子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这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恐怖，半似得意，只有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的痛苦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混杂起来，才能与这声音媲美。

我当时的想法说来荒唐，我昏头昏脑、踉踉跄跄地走到那堵墙边上。梯阶上的那些警察惊惧万状，一时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反应过来，全都冲向了那堵墙。十几条粗壮的胳膊忙着扒开砖块拆墙，不多时，那堵墙被扒开了，那具凝满血块、已经腐烂不堪的尸体，赫然呈现在大家面前。而那只可怕的畜生就坐在尸体的头部，张着血盆大口，仅有的一只眼睛里冒着仇恨的火。原来是它捣的鬼，先诱使我杀害了妻子，后用它的叫声报警，把我送上绞刑架。

原来我把那可怕的家伙和尸体一起砌进了壁墓！

陷坑与钟摆

长期的折磨让我感觉自己离死亡不远了。当他们最后给我松绑赐座时，我只觉得自己快要昏厥了。我清楚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可怕的死刑判决，之后的那些声音像蚊子飞行般在耳边嗡嗡作响。恍惚间我联想到水车，然后想起了“旋转”这个词。

在那之后，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不过眼前的场景倒是很清晰。那里有一位身着黑袍的法官，但我只能看见他白花花的薄嘴唇，那颜色比签字画押的纸还要白，薄得异于常人，那么薄的嘴唇，说出的字句却有千斤之重，那字句透露着对人类所受折磨的不屑。我看见了自已的判决，死刑的判决，正一字一句地从那张嘴吐出来。

一开一合间，我的名字出现在空气里。我看得见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就像是看电影时设置了静音一样。我吓得浑身颤抖，神志不清，目光不知道扫到哪里，黑色帷幔在无声地起伏着，幅度很小，却被我的眼睛捕捉到了。桌面上立着7根点燃的白色蜡烛，好像是头顶圣光的天使，充满着仁慈，似乎能拯救我。可一转眼，它们就变成了冒着鬼火的厉鬼。

一个念头钻进了我的脑海，它告诉我长眠于地下是美好的，我想了很久，终于欣然接纳。可正当我准备敞开心门之时，法官不见了，烛火也熄灭了，甚至看不见蜡烛的影子，我的眼前只是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所有感官消失了，我只剩下自己的意念，我觉得我正在急速地坠落，仿佛掉进了地府。

时间停滞了，周围没有任何声音，黑夜掌控了一切。我昏了过去，却仍保留些许意识，我不想描述，更不愿意详细说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真的没有丧失所有意识。我既不像是睡着了，也不像是吓呆了；既不是彻底地昏过去了，也不是死了。就像当我们从熟睡中醒来，总记不住自己的梦境一样，人从昏迷中醒来，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想或者精神上恢复了意识，能感知周围的一切，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第二阶段，是肉体上的苏醒，人终于能够控制自己的躯体了。

如果身心都恢复过来，还能想起第一阶段中的影像，我们或许能发现，那些影像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昏迷中的状况，如同人家说临死之前能够回顾自己一生一样。如何才能把死亡的预兆同昏迷的预兆分开，昏迷又是怎么回事？

就算我们假设第一阶段的那些影像不会被随便想起，可不能保证时过境迁后，它不会悄然而至。当它到来时，我们只是对它的来源做诸多的猜测，甚至惊讶它的出现本身。没有昏迷过的人，一定没见过悬浮在空中的奇怪的宫殿和一张张熟悉的脸，在跳跃的火光中出现；也一定不会看见幻影，浮在半空中，时升时落又透着忧伤。没有那样经验的人，是绝对不会对着没闻过的花香思索很久，更不会被前所未闻的音乐搞得心神恍惚的。

我常常在脑海中搜寻昏迷时眼前浮现的种种，试图将那些内容擒获。有时我常沉浸于对当时那种状态的追忆，想要深陷下去，却仍只能停留在表面。每当我以为自己抓住了线索时，理性的分析却告知，那记忆只跟无意识有所牵连。这份时隐时现的记忆，朦胧地向我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我被一群高大的人影抬得高高的，然后被无声无息地推落深渊。我的记忆里只有自己不断地下坠、下坠，意识全被这两个字占据，我感到一阵眩晕。

这份记忆还表明，当时我心如止水，只因为模糊的恐惧泛起些许波澜。对于我，时间是静止不动的，推我下去的人成群结队，十分可怕。我的下落也没有边界，无休无止，直到身心疲惫、毫无力气，才停止。再之后，我回忆起我躺在一个平面上，周围十分潮湿。接下来，便只剩下疯狂，我承受不了的记忆要破壳而出了。

那一刻，我恢复了听觉和对身体的掌控，我听见自己胸腔中那颗心脏在疯狂地跳动，之后脑海中便一片空白。我能感觉到声音、动作和触摸，全身遍布一种刺痛感。我没有了思想，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进行思考，无法分析现在的一切。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思想复活了。我恢复了恐惧，努力想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的想法也变得强烈。在我无知觉的脑海中，激起了强烈的渴望。我恢复了全部意识，手脚也可以活动了，所有的记忆朝自己袭来，法庭、黑衣的法官、帷幔、判决，等等。再之后，我遗忘的一切经由长久的努力，被模糊地记了起来。我一直没有睁开过眼睛，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能感觉到，我正躺着，但并没有人用绳索捆绑我。我的手向四周摸索，碰到湿漉而坚硬的东西，于是我把手放在上面感知。

过了好几分钟，我一边思考自己是到了哪里，一边忍受着手上传来的潮湿和坚硬的感觉。我胆怯得不敢睁开双眼，既畏惧张开眼后看到周围的一切糟糕至极，又担忧睁开眼后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心情越来越糟，最后陷入绝望，我忽然生发出勇气，猛地睁开双眼。

和我想的一样，周围的环境糟糕极了。整整一夜，我被黑暗包围，它们越逼越近，压得我窒息。我大口大口地吸气，却仍然无法呼吸。稀薄的空气让我很难受。我只能

静静地躺着，调动思绪，寻找自己的理性。我能想起审讯的情景，试着推测现在的情况。我被判处了死刑，这对我来说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那现在的我其实已经死了？不过为什么我还有意识，还能感觉到自己在动？

尽管小说中有各式各样离奇的事情，但小说还是与现实存在着差距。这里是哪里？我是什么状态？灵魂？活着？通常，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的人会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就像处决巫女一样。可是我受审的晚上，这样的刑罚已经执行过一次。难道，我正等着数月后的另一次死刑，因此我被押解回死牢，争取到了更多活着的时间？不过我觉得不可能，被判死刑的人总是立刻被处死。我待过的地牢和现在待的地方不一样，那里的石头地板油光锃亮的，跟托莱多城的所有死牢一样，而这里却密不透风，黑得要命。

忽然之间，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我的心跳加剧，血液快速向全身散去。有一段时间，我又失去了知觉，一缓过来，我立刻跳起来，全身痉挛。我伸出双手，向上下左右各个方向都摸了一遍，什么都没碰到。即便是这样，我也寸步难行，生怕遇到什么挡住去路，更怕阻我去路的是那冷冰冰的墓墙。我身上每个毛孔都张开了，都在冒汗，脸颊、额头都滴落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冰冷冰冷的。

我焦躁不安，痛苦得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打算小心地向前移步。我的双手笔直地向前伸着，试图捕捉哪怕一丝的微光。我的双目瞪得如铜铃一般，几步之后，我发现周围依然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一片。看来我还没有那么倒霉，于是我稍稍平复了下心情，让自己能够顺畅呼吸，至少，我不是待在墓地里。在我搜寻的时候，关于托莱多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传闻都涌了上来，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这个地牢的，因为太过可怕，只是在人群中私下流传。

难道法官们打算让我待在这只有黑暗的地方，慢慢饿死？还是有更凄惨的刑罚等待着我？无论怎样，我都会死得比别人痛苦，我十分确定这一点。我太了解法官们的德行了，不过我真正纠结的并不是死去的问题，而是怎样死去，什么时候去死。

我满脑子都是关于如何死、什么时候死的猜想，不知何时，我的前方终于有了东西。我的手指触到了光溜、黏腻、阴冷的墙面，那是一堵用石头砌成的墙。我蹑手蹑脚地充满警惕地顺着墙走。这是在听到一些古老的故事后，我觉得有用的方式。不过顺着墙走却不能帮我确定这个房间的大小，因为我可能在绕圈子，回到了原地也不自知，毕竟这面墙摸上去到处都一模一样。我本想找出被我藏在口袋里的那把小刀，上庭的时候它还待在那里，可现在它不见了，连我的衣服也被换成了粗布的长袍。我想将刀插进墙里确定个起点，现在也不可能了。

我心慌意乱，看起来我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不过，很快我就想到了该怎么做。我从衣服的下摆处撕下一小缕布，将它铺到地面上，这样，在我顺着地牢边缘走的时候，要是刚好绕上一圈，我一定会踩到那块布。不过我没有仔细考虑地牢的大小，也没有估算自己的体力，更没想到地面的湿滑，我走了一会儿就累倒在地上了。

由于过分疲惫，没有力气也不想起来，接着我很快便陷入沉睡。我醒过来时，伸出胳膊摸索，发现身边放着一罐水，还有一块面包，我没有工夫去想事情的缘由，筋疲力尽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会儿，我又重新开始了绕地牢前行的举动。奋力撑了好久，我终于回到放布条的地方。算来算去，跌倒前我走了52步，醒来后又走了48步才回到原点，一共100步。

按常人来算，两步大约是一码，那这个地牢的周长约50码，但是它的形状我无法推断，因为走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转角。我确认，我正待在一个地牢里，我的探究行动没有目的，也不是因为心中抱着逃生的希望，只是因为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出于好奇，我又开始了另一种探索，我不再沿着墙壁走，而是打算从地牢中间横穿一次。最初，我的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因地面湿滑容易让人跌倒。

后来，我渐渐产生了勇气，没有迟疑地踏出每一步。我尽可能地走直线，这样走了十一二步，就被撕去布条后的衣服下摆绊倒了，跌了一跤。我被摔得糊里糊涂，没有马上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应该值得吃惊的情况。仅仅几秒钟，在我还没完全爬起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让我吃惊的那一点。我的下巴紧紧贴着地板，可是嘴唇和脸的上部，却什么都没接触到。同时，我嗅到一种混合着霉味的异味，我整个人愣在又黏又潮湿的雾里。

我的胳膊又向前伸了伸，摸索到一道圆滑的曲线。我不由得浑身发抖，我跌到了一个不知道多大的圆坑边缘。我在坑边的坑壁摸索，抠下一小块岩石，扔进了前面的深坑里。

好长时间之后，我才听到它撞击坑壁的声响，之后是落入水中的发闷的回音。就在这个时刻，我的头顶传来了人快速开关门的声音，一缕微光，划破了眼前的黑暗，又迅速被黑暗吞噬。

我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他们为我安排的死法，甚至已经开始庆幸刚才跌的一跤。如果我多往前走一步，哪怕一小步，我就将跌入深坑失去性命，这种死法和传说中宗教法庭处死人的方法一模一样。通常那些被宗教法庭折磨的人，不是死于肉体折磨，就是死于精神谋杀，他们为我安排的恰是第二种。他们要我在这黑暗的环境中，饱受折磨，变成惊弓之鸟。

无论怎么衡量，他们为我安排的死法，都是最残忍的折磨。我浑身战栗地摸回墙边，坐在那里，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绝对不再开始那可笑的冒险。估计这整个地窖，都布满了陷阱，等待我去触碰。也许，要是别的时候，我会鼓起勇气，自己跳入深渊结束生命，可此刻，我却十足地贪生怕死。那些关于陷阱的描述不时地在我眼前出现，那些陷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会那么简单地让你一下子解脱。

我心烦意乱地担心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时，身边一样放着水和面包。对于渴得要死的我来说，那简直是福音。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幸运，水里似乎下了东西，喝完之后，我敌不过庞大的睡意，又睡了过去。